

# 壹

## 沿革

陳 紹 馨

- 一、邁西多邦社與福骨部族
- 二、發祥與遷移
- 三、清代的紀錄
- 四、日治時代
- 五、區域・環境
- 六、有關邁西多邦社的文獻資料

本篇第二節發祥與遷移爲林衡立氏所調查并執筆，其餘大部分資料得自有關邁西多邦社諸文獻（參看第六節）。

### 一、邁西多邦(*Masitobaon*)社與福骨(*Xakut*)部族

臺灣山地同胞在行政上分爲下列七種族：

1. 泰耶魯族 Atayal,
2. 賽薩特族 Saisiat,
3. 布農族 Bunun,
4. 鄒族 Tsou,
5. 排灣族 Paiwan,
6. 阿美族 Ami,
7. 耶美族 Yami,

光復以前，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從學術上把排灣族分爲三種族，除排灣以外再加上

8. 魯凱族 Rukai,
9. 畢瑪族 Puyuma,

一共有九個種族。每種族再分爲若干部族，而每部族再分爲若干社。例如泰耶魯族分爲屈尺蕃，大崙崁前山



蕃，福骨 (Xakut) 蕃等約三十部族(註一)，而福骨蕃再分爲 Məsitobaon, Təpilun, Məkənəji 三社(註二)。我們這次所調查的瑞岩包括邁西多邦 (Məsitobaon) 和特比崙 (Təpilun) 兩社，屬於泰耶魯族的福骨 (Xakut) 部族。

(註一) 關於泰耶魯族的部族數，意見並不盡一致。日本帝國學士院編「東亞民族名彙」(昭和19年，三省堂發行) 列舉最詳細，一共有三十一部族。日本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分類比這個少兩個部族(後山 Malikowan 部族和 Batlan 部族)，分爲二十九部族。

(註二) 除現在的三社以外從前還有 Sibətots 一社，在1912年(明治45年)受日本當局的討伐時逃亡，分散於 Urairuhma, Klas, Məkənəji 等社(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第一冊，二六頁)。

福骨部族原名是 Xakut，日人譯音爲白狗 (Hakku)。元來清代的文獻中已有本族的記錄(詳見後文)，稱爲福骨，我們就採用這個名稱。

三十左右個部族的泰耶魯族，按照發祥傳說可分爲三個系統：第一是以 Pinsəbukan，第二是以大霸尖山，第三是以白石山爲其發祥地。裏面以 Pinsəbukan 爲發祥地的範圍最廣，人口也最多，包括屈尺、Gaogan、溪頭、南澳、Malikowan、北勢、Sikayo、Salamao、Melepa、Baibara、Kinaji、福骨等各部族。

Pinsəbukan 是福骨部族邁西多邦社附近的一塊大石頭，相傳於太古；這塊大石頭突然裂開，從裂隙跳出男女，成爲他們的祖先。所以福骨部族是這一系統的大本族，而邁西多邦社是他們的大本社。

## 二、發祥與遷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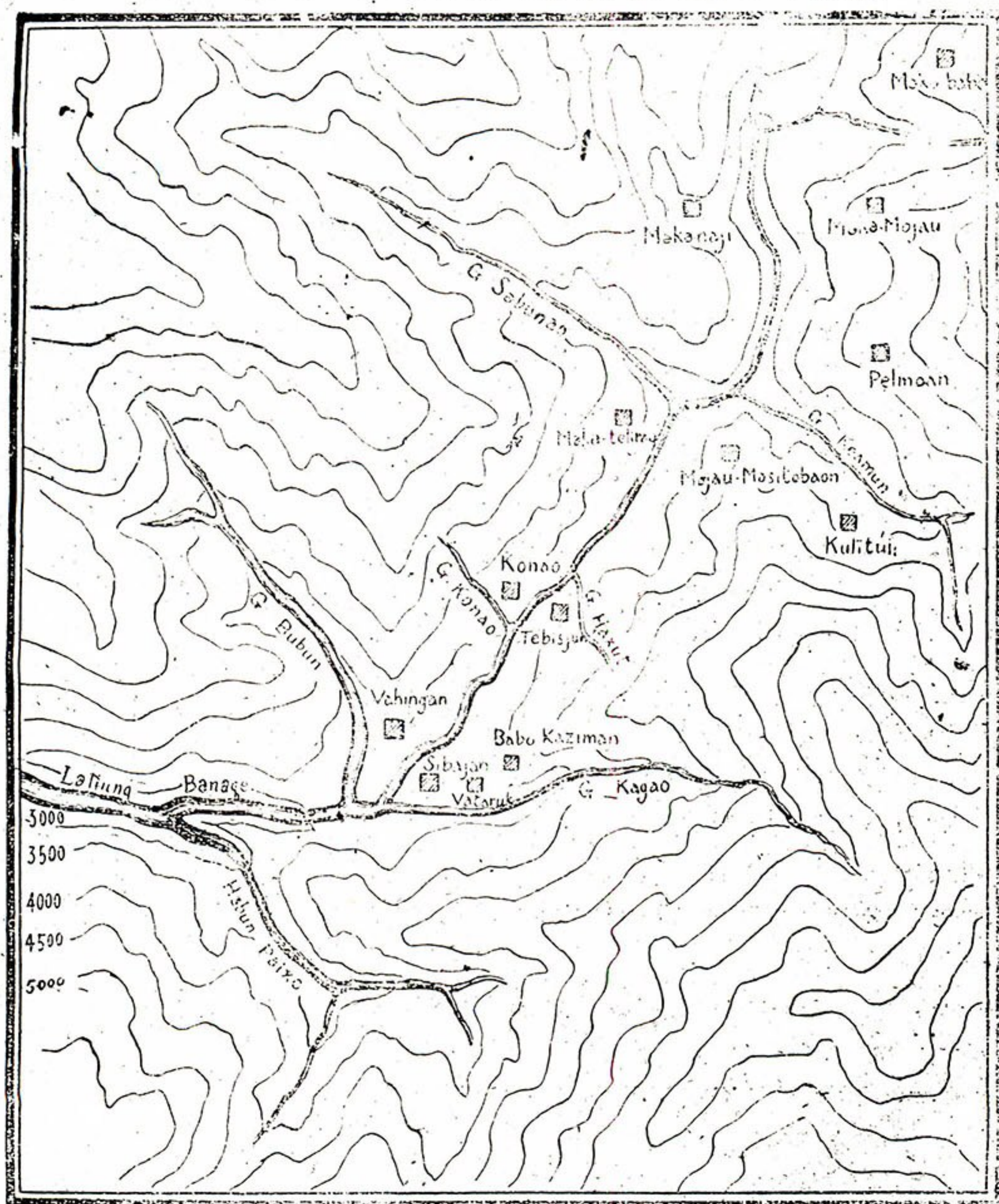
邁西多邦社 (Qalang Məsitobaon) 位於泰耶魯族 Səqoleq 系統發祥地 Pinsəbukan (註一) 的所在地 Sibajan 臺地之上方的山腹上。此地與 Sibajan 中間隔有另一小臺地。在有名的 Rakaməbuta 大移動(註二)以後，時常有移住者從此地遷出。即邁西多邦社亦曾一度徙至 Sibajan 北方約2.3公里的地方。

移居各地的住民，雖已多不知邁西多邦社之名，但他們都相信在他們的 Kinaxulon (註三) 的地方還有他們的同族殘留着。他們自稱爲 Kina Xakut (註四)，可證明其中的關係了。Səqoleq 系統的諸社多以爲他們最古的祖先是移居自 Pinsəbukan 的頭目 Rakamə-Buta 和 Rakamə-Yabox 二人。這兩個祖先的名字亦是邁西多邦社人所最熟知的。比這兩人更早的，他們便沒有記憶了。Buta 和 Yabox 兩人在某意義上，可說是劃期之人物，其遺言 (Sinəbil Kai) 現在還是他們的社會注石的 Gaga 的所基準。

據邁西多邦社的一個年紀最高的老者 Yau-Sayun (男，推定爲88歲) 所說，謂 Buta 及 Yabox 都是來自 Sibajan 的。發生於 Sibajan 的原人的子孫，當時非常繁榮與旺，他們從 Sibajan 向其四圍移居，而占據了 Sibajan 和 Mojau-Məsitobaon 間的全地域。後來這塊土地終於容納不下了，所以 Buta 和 Yabox 兩頭目 (註六) 便率衆到別處去找尋新天地。他們先利用出去打獵的時間，視察各方，物色適於定居之處所。族人終於分爲兩半 (註七)，一半隨 Buta 向新的沃地出發；另一半却與 Yabox 殘留在 Sibajan 臺地上。在新居地與原居地之間他們并設有連絡站。Buta 在出發時據說還是獨身的，他生下在 Səqamajun 大鬭爭時 (註八) 因愛戀異族的女子而被殺的兒子是遠在離開 Sibajan 以後的事。Buta 在一日之間，越過了 Sqabo (註九)，而達 Ranaxoi (註十)，在這地方，他建設了 Qalang Məkə-notang, Qalang Pelmoan, Qalang Bara (註十一) 進而復陸續建設了 Qalang Pəkənojan, Qalang Pianan, Qalang Sikikun (註十二)。關於



# 邁西多邦社與特比崙社遷移地圖



標高線爲呎。 G. 爲 gaon 之略字，表示小溪。



Buta 的事，其發生地離 Məsitobaon 愈遠者，其所留下來的傳承越簡單，而 Məlepa, Məkanəji 方面的傳承較為詳盡。

Yabox 在 Rānoxoi 與 Buta 分手，在歸路上建設了 Seqaujau, Salamao, Məluqoan, Məlepa 諸中繼所。所以 Rānoxoi 以北諸地傳其過去的大頭目為 Buta；而以南前記諸地及南勢，Məbera 則傳其過去的大頭目為 Yabox。

在 Sibajan 與 Mojau-Məsitobaon 間居住的族人，除了 Sibajan 與 Mojau-Məsitobaon 的居住者外，均從 Buta 北征。隨 Yabox 殘留之族人又復分散於 Rānoxoi 諸地，所以人口問題乃大見和緩。Yabox 乃又於回來後將 Sibajan 與 Mojau-Məsitobaon 合併，復再於 Mojau-Məsitobaon 北方建設 Kulitui 之部落，以自居之。

居住在 Kulitui 之 Yabox 後來又移於對岸之 Məka-Telirao (註十四)，開始在北港溪 (Lelivug Bənage) 右岸建設新部落。而遂歿於 Telirao。如果援引前人的調查，Buta 和 Yabox 的時代大體為七、八代，約 200 年前，所以 Qalang Kulitui, Qalang Telirao 之成立時期大概亦為 200 年前的事，Mojau-Məsitobaon 當比這更早了。所以 Mojau-Məsitobaon, Telirao 二社在日治時代 (民國二，三年前後) 因日警理蕃的便利上而被強制移住於 Konao 時，已各有 150 年以上的歷史了。

如果 Yaui Sayun 所記憶的兩社的六十年前的狀況是相當準確的，則當時 Mojau-Məsitobaon 有壯丁 80 人，而 Telirao 有壯丁 30 人。Mojau-Məsitobaon 與 Telirao 的住民有一時是同居於 Konao 的，但三四年間人口減少了四分之一，所以日警又將他們移住至 Tebisjun。其後 (民國十八年至十九年間) 因日當局獎勵理蕃政策之一大綱目之水田耕作，復將他們移住至 Vataruk。

Vataruk 即從 Sibajan 臺地與瑞岩中間之臺地向現居地望去的稜線上之坡地。民國二十三年住在 Konao 的 Telirao 移民亦因集中管理的便利上移至對岸之 Vahingon。這時恰值 Konao 之地因瘧疾猖獗，一年中之死亡達六七十名的時候。

民國二十七年日警更將他們移居於 Vaturuk 之上的 Babo Kaziman，這對日警的集中管理更見便利了。在此以前兩社是各用各自獨有的名稱的，但至此却簡略僅稱以 Məsitobaon，但住民間却依然有彼我之分別。

光復後，Vataruk 之 Mojau-Məsitobaon 的移民大舉遷居於 Babo Kaziman 之上，造成部落的新形勢。又 Mojau-Məsitobaon 和 Telirao 現雖均被稱為 Məsitobaon 社，但其居住地域是不無界綫的。即現該地第一隣至第三隣多屬 Mojau-Məsitobaon，第四，五隣則多屬 Telirao 系統。

(註一) 參閱「蕃族調查報告書」，「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各書。

(註二) 同上。

(註三) 出嫁女子稱娘家，或分家稱本家之語。

(註四) 即「來自 Xakut」的意思。Məsitobaon, Təpilun, Məka-nəji 三社為一部族 (Qotox Pəxaban)，稱為 Xakut。

(註五) 據 Jani Sayun 謂當時的祖先們的名字，尚有 Rakəmə-Jugai, Rakəmə-Watau, Rakəmə-Rakis。又舊頭目 Yokan Siat 謂其祖 Walis Kulux 在 Jabox 居 Telirao 時，居住於 Mojau-Məsitobaon。參照芮氏系譜表。

(註六) 今日的社會組織雖云與當時無異，但其意義是否即今日之「頭目」，不無疑問，姑暫依 Jani Sayun 所言。司



祭 (Malaxan gaga) 爲最古之家族之世襲職。但現在的司祭 Sibui Nani 却與 Buta 及 Jabox 未有何直接關係，因爲 Buta 是在獨身時便遠征了，而 Jabox 的血統却又是由女子繼承的，現 Molepa 的 Jukan Butai 即其承繼者。

(註七) Buta 所率部下的名，在移居各地，前揭各調查書中有頗多記載，但在現在的 Mesitobaon 社則無有所傳。

Buta 之子之名亦如前所述，在 Buta 遠征時，未有妻室。

(註八) 參明前揭各調查書。

(註九——十二) 以上諸地方今暫不考證，大部份均見前揭各調查書。

(註十三) 詳前揭各調查書。

(註十四) 又稱 Tepilun。

(註十五) 北港溪之右岸尚有 Xakut 之一社 Məkə-naji。關於其分立的時期 Mesitobaon 社已無所傳，其分立的時期當在 Telirao 成立之後，則無疑問。

### 三、清代的記錄

關於福骨部族的最早的記錄，恐怕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巡臺御史黃叔瓚的蕃俗六考。傳刻本，臺灣使槎錄卷六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七附載有下列一段：

水沙連過湖半日至加老望埔，一日至描里眉，一日至眉加磔，一日至望加臘，一日至福骨，一日半至買槽老，又一日半至民仔里武，二日至蛤仔難社。由描里眉二日半至斗截，半日至倒咯咽，過大山數重四日夜可抵崇爻……………。

水沙連社地處大湖之中，山上結廬而居，山下耕鑿而食；湖水縈帶，土番駕鱗甲以通往來；環湖皆山，層巒險阻，屬番二十餘社，各依山築居；山谷巉巖，路徑崎嶇，惟南北兩澗沿岸堪往來，外通斗六門，竹腳寮，乃各社總路隘口，通事築室以居焉。水沙連、集集、決里、毛碎、樹蠻、木靠、木武郡、又子黑社、佛子希社亦木武郡轄，挽鱗、倒咯、大基、描丹、蛤里爛等社，名爲南港；加老望埔、描里眉、斗截、平了萬、致務，倒咯咽、眉加磔、望加臘、福骨、描里八、描里旺、買槽無老等社名爲北港……………。

由道里、部族名或社名推斷，上文中的福骨應該是 Xakut。嗣後授引蕃俗六考的府縣志中也有福骨的名稱，但沒有詳細的記載。

### 四、日治時代

福骨部族因住在北港溪上流的深山間，和日本當局的接觸也較晚。臺灣總督府軍務局陸軍部在1896年(明治29年)因要調查縱貫鐵路與東西橫貫鐵路路線，派出五個探險隊。裏面由深堀大尉領導的一隊於1897年1月曾到過福骨族的地方，但受過猛烈的抵抗而退出。嗣後並沒有什麼接觸，到了1907年(明治40年)前後由Baibara 蕃的周旋與埔里支廳發生若干接觸。

1909年(明治42年)3月2日本族突擊北港溪線合水分遣所，殺死巡查一人隘勇十人。因此，日本當局不得不推進北港溪左岸的隘勇線，以警部以下538人，人夫480人組織先進隊，自3月16日至5月6日間與福骨，Molepa 諸部族苦戰後才得把它平定。據邁西多邦警察官吏派出所須知簿的記載，日本當局在這一年有過下列的工作：4月27日設立福骨隘勇監督所；5月27日押收隱匿銃器187挺；五月間福骨，Molepa，Malikowan



諸族舉行歸順式；同月間設立福骨蕃人治療所和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蕃產品交換所。

這可以說是本族和日本當局正式接觸的開端。雖已舉行歸順式，但還未能平靜；日本當局再於1911年（明治44年）2月27日編成福骨方面討伐隊，討伐福骨、Molepa、Malikowan諸族，3月25日達成任務而解隊。此間在3月20日押收上列三族之隱匿銃器198挺。同年從邁西多邦社裏面選出二戶十一名，使住在監督所附近之Tabatan溪左岸；這就是福骨收容蕃社的由來。同年八月，爲便於監督操縱，命令特比崙和邁西多邦兩社各遷移到監督所附近。就是把從來在監督所西北方而離該所約一公里六百公尺的特比崙社遷到監督所西方北港、右岸（即監督所對岸），把從來在監督所東北方而離該所約三公里三百公尺的北港溪左岸的邁西多邦社遷到監督所西方而離該所約七百六十公尺的地點。

雖有這樣的佈置，但福骨和Molepa兩部族互爲犄角之勢，而和他們有親戚關係的Sikayo, Salamao兩部也很兇猛，時常出草殺傷警備員；因此，總督府在1912年（明治45年）命令南投廳長新設隘勇線，組織六箇前進隊：自4月26日開始行動至6月4日才討平解隊。在此間，於5月18日燒討Makənəji社，5月25日押收福骨、Molepa、Malikowan三部族的銃器89挺。翌1913年（大正2年）8月，當征討Samalao, Sikayo兩部族時再從福骨、Molepa、Malikowan三族押收殘存隱匿銃器28挺。大體上到此可以說已經平定了。

日人對他們的懷柔牽制毫不放鬆，於1912年（大正元年）9月間使勢力者Waris-Taimo外二人考察日本，再於同年11月使日人警官佐塚愛祐與福骨蕃總頭目邁西多邦社的Taimo-Alai的次女Yawai-Taimo結婚。同時對他們的風俗改良也積極推行，於1913年（大正2年）9月4日使他們誓約廢止刺面，竟能遵守而沒有違反者。翌1914年（大正3年）2月命令蕃丁實行剪髮，廢止鑿齒的風俗。嗣後有過幾次的行政區域與警察職員的配置和名額的更改，最重要的事情却是於1922年（大正11年）9月26日得到開設乙種蕃童教育所的認可，10月6日開始授課這一事。爾來二十餘年間，在1939（昭和14年）就已經有過畢業生162名了。

關於本地方的警察行政機關，有過下列的變遷：

- 1909年（明治42年）4月27日設立福骨隘勇監督所，
- 1915年（大正4年）10月5日改爲福骨警戒所，
- 1918年（大正7年）7月1日改稱福骨警察官吏駐在所，
- 1921年（大正10年）1月改稱邁西多邦警察官吏駐在所，
- 1925年（大正14年）10月11日駐在所宿舍失火燒燬，
- 1928年（昭和3年）1月27日新設Makənəji警察官吏駐在所，
- 1933年（昭和8年）駐在所移轉改築竣工。

日人對於殖產方面也相當致力，特別鼓勵水田耕作。早在1925年（大正14年）9月日政府對本社補助圳路開鑿費3040日元，開鑿邁西多邦埤圳長達1800公尺，爾來於農閑期漸致力於水田的開墾。1929年（昭和4年）爲要便於水田耕作，全社遷移到發祥溪右岸的稜線。自1935年（昭和10年）日本當局再漸獎勵水田耕作，到1939年（昭和14年）就漸有成績了。

日人鑑於他們之生活的進步，再爲博取他們的歡心，於1935年（昭和10年）把全島的「蕃人」的名稱改爲「高砂族」。再於翌1936年，招集本社鄰近各社人們在Molepa舉行所謂舊慣改善宣誓式。這雖祇是一個形式性的儀式，但因日人的政治壓力，對在來的風俗習慣的改廢不無若干的意義。例如因禁壓祭祀儀禮，



Maraho 漸喪失他的權威，引而漸使 Otof Maraho Kengal-Gaga 的團結漸鬆懈崩潰，對於他們的生活確是一個頗重要的事實。

## 五、區域·環境

瑞岩包括邁西多邦和特比崙兩社，在北港溪上流，行政上屬於臺中縣中峯區仁愛鄉力行村的管轄，據力行村村長楊明鏡氏的報告，力行村的管轄和戶數如下：

力行村	瑞 岩	Məsitobaon	邁西多邦	74戶
		Təpilun	特 比 崙	
	紅 葉	Məkanaji	馬卡那吉	21戶
	望 洋	Kamujo Perumoan	Məlepa	126戶
翠 巒		Məkabubul		45戶
		Məkatata		
		Məkajihen		

福骨部族管內的地質多屬於粘板岩系，警察派出所的高度是拔海1136公尺。氣候溫和，最高溫度93°F，最低40°F，年雨量約3000mm. 最多的是4月，最少的是11月。平均溫度和平均降雨日數如下（引自千千岩助太郎：臺灣高砂族住家的研究，第四報，61至62頁）。

月	平均溫度(F)	平均降雨日數
1	58.7	8.7
2	56.9	7.2
3	60.5	10.0
4	66.7	10.2
5	71.9	10.2
6	74.0	8.7
7	75.2	6.8
8	77.9	7.0
9	76.9	5.2
10	70.0	1.7
11	67.7	1.5
12	61.7	3.3
全年平均	68.1	計 80.3
調查期間	1930—1934	1930—1935

## 六、有關邁西多邦社的文獻資料

光復當時邁西多邦社的各種記錄和統計書類大都被日本警察燒掉，現存最主要的文獻是：



(1) 邁西多邦警察官吏派出所須知簿。這是日治時代每一個派出所都有的文書，記錄管內的地理、沿革、風俗、人情等等事項，現在還保存在瑞岩派出所。各種有關山地同胞的研究調查書籍中常有關於本社的文字；我們在此不談零碎的記錄，祇把特別立有章節的文獻摘錄出來。

(2) 邁西多邦社概況（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篇，蕃社概況、迷信，昭和13年刊行，126—127頁。同書124—126頁還有馬卡那吉社和特比崙社的概況）。

(3) 邁西多邦社的住家（千千岩助太郎著：臺灣高砂族住家的研究，第四報，昭和17年，財團法人臺灣建築會刊行，61—63頁。另外有圖片相片15面）。

(4) 戶數與人口統計（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蕃社人口，每年一冊）。這是全省各社的戶口與人口的統計，邁西多邦社和其他福骨部族各社的統計都摘錄在本報告書第貳篇的表二裏面。

(5) 高砂族調查書，第一篇，戶口、與日本人臺灣人的接觸、衛生（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昭和11年刊行）。本書裏面有福骨部族各社的上列各項的統計。

(6) 同書第二篇，生活（昭和12年刊行）。本書裏面有 1：收入與支出的比較；2：收入；3：支出；4：交易；5：耕地面積；6：住宅；7：畜舍及畜數；8：堆肥舍其他諸建物；9：衣服及寢具類的統計。

(7) 同書第三篇，進化（昭和12年刊行）。本書裏面有 1：教育；2：特種就業；3：社會教育；4：慣習；5：識字者；6：會裁縫者；7：德性；8：思想；10：婚姻；14：犯罪及處罰；15：陋習；16：仇敵關係的統計。

(8) 福骨蕃，Malepa 蕃（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第一冊，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刊行，昭和10年，25—27頁）。

(9) 蕃族調查報告書，大叻族前篇（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刊行，大正7年）。本書裏面關於下列各題目各有記載，括弧內的數字是頁數。部族名稱（2），各蕃社名（9），口碑（23），社會組織（36），歲時令節（51），宗教（88），齣首（125），住居（150，156），獵狩（162），器具（175），武器（180），人事（192），命名綽名（198），結婚（215），家族（234），喪葬變死（249），衣飾（262），鑿齒、穿耳、刺面（274），跳踊（278），樂器（280），遊戲（281），計數（291—292），色彩觀念（294），傳說（333以下），語彙集（374以下）。

(10) 臺灣蕃族志，第一卷（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刊行，大正6年）。部族（27—28），蕃社（80—81）。

(11) 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刊行，大正4年）。部族（17）。